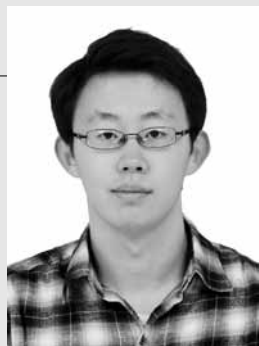


文化與
藝術評論組

優異獎

張 偉



天津人，來港就讀香港科技大學中國研究專業，自小愛讀書，年歲稍長乃喜為文，對於電影、音樂亦頗為迷戀。閒時常有動筆之衝動，惟願能筆耕不輟，堅持自我。

舊類型的新突破

——淺析香港警匪電影《綫人》、
《逆戰》、《掃毒》

一直以來，警匪片作為香港電影的重要類型，在華語地區乃至更大範圍內都極具影響，深受熱情觀眾的喜愛。與武俠片不同，警匪片不專屬於某種特定文化，各國電影工業均可涉足於此，產量極豐，競爭激烈。但香港出產的此類影片帶有一種屬於本地特色且具華人個性的味道，從而與眾不同，於世界警匪片之林中獨樹一幟。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類電影層出不窮，觀眾的口味也逐漸提高。人們不滿足於只看一個簡單的警員抓賊的故事，不滿足於在影片開頭即猜出最後的結局。於是，如何在前作氾濫、模式用濫的情形之下有所突破，成了擺在導演面前的一道難題。近幾年，筆者作為一個普通觀眾欣喜的看到香港警匪電影有了新的突破，這個似乎年經

不輕的電影類型再次煥發青春，給予新一代觀眾以新的可能，令人驚喜與興奮。由於筆者涉獵有限，故本文僅就三部佳作來進行分析，力求能夠以小見大，對此有所闡發。

《綫人》是林超賢導演在 2010 年給出的作品。相對於正義的化身——警與罪惡的代表——匪而言，綫人在傳統警匪故事中只是無關痛癢的小角色。可該影片將觀眾情感轉投到一名綫人身上，傳統的正角與反派卻在某種程度淪為陪襯，這本身就是影片「新穎」之處。更為可貴的是，警匪電影常被視為一種宣洩的類型，場面求大，子彈求多，勁爆就好，情感戲一向是其軟肋。而在《綫人》中，導演塑造人物極為成功，角色感情豐沛。細鬼作為一個小人物的辛酸與無奈成功牽住了觀眾的心，使得觀者情緒為之起伏，感情為之激蕩。警匪對峙成為次要矛盾，如何能讓這位悲情又讓人同情的綫人全身而退成為觀眾的心之所繫。

在以往此類影片的觀看過程中，觀眾情緒無非有兩種：一是嫉惡如仇。面對刻畫的窮兇極惡的匪徒，觀眾急切希望代表正義一方的警察能夠扭轉頹勢，力挽狂瀾，制止惡的蔓延。從而使人心為之大快，正義為之一伸。二是期望逆反的結局。因為「正定勝邪」是警匪片的一貫路數，所以很多觀眾便抱有逆反心理，希望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故事。也可能由於觀眾同情弱者，覺得警察人多勢眾，代表法律的力量，看上去勢在必得。便期望這次情節能夠逆轉，讓匪徒屢屢得手，從而由難得一見的結局中得到觀影刺激。歷來警匪片的觀眾，無外乎這兩種心理，傾向警察或傾向悍匪。萬不想在《綫人》中，隨着情節的推進，觀眾心理竟一反常態。正義與邪惡最終誰勝誰負似已無關緊要，讓細鬼這身不由己的綫人逃出局外，救贖妹妹並重新過上常人生活成為觀眾最大的願望。這一次，人性在一貫重視場面的警匪片中得到凸顯。其後，李警官的種種行為也就變得容易理解乃至成為觀眾心之所向。細鬼死後，觀者情緒難以平復，李警官的行為既延續着影片對於人性的探討，又承載着觀眾對於人性的期待。最後，他私吞公款贖出細鬼的妹妹，雖然自己戴上了手銬，淪為罪人，但在每位觀眾的心裏，人性終於取得了勝利。李警

官最終救贖了自己，也救贖了人性。

這部影片拋開警匪電影的既定模式，而着重於對人性的探討。無論是角色的塑造還是主題的設定，都體現出一種勇於創新的突破。在內地上映時，審查機構對它表現出難得一見的寬鬆，血腥鏡頭全部保留，其尺度之大令內地觀眾大感驚訝，認為不合審查常規。導演曾透露委員會的人打電話安排見面，他們看懂了影片不是賣弄血腥暴力，並鼓勵他繼續拍一些表現人性的題材。可以想見，此次審查的寬容是因為《綫人》的確讓審查者為之動容。此類影片主題探討的深度得到了少有的擴展。

與《綫人》不同，另一部由林超賢執導的電影《逆戰》在宣傳期間大打場面牌。片方宣稱投資高達兩億港幣，更遠赴約旦取景，並動用各類槍械、軍械，務求帶來屬於華語片的大陣仗、大場面。因此，筆者在觀看前，是抱着過癮的心態來享受場面的刺激與震撼的。但看過之後，影片卻給觀眾呈現出了很多意料之外的元素。一場正與邪的對決竟被演繹為碎裂親情慢慢拼湊、尋回的故事。槍戰的冷酷被漸漸溫熱的情感外衣所包裹、滲透，雖然有些情節轉換與場景切換略顯生硬，但毫無疑問的是，親情的包裝大大增強了此片的感染力，也使觀眾產生了「喜出望外」的觀影心理。也許我們不能說影片將此類題材演繹得盡善盡美，但槍火刀鋒之畔的親情卻顯得格外柔軟、格外動人。

周杰倫飾演的弟弟一直為一個夢境所糾纏。夢裏他在水中掙扎，被一隻手救出，但始終看不到拉他的人是誰。之後，他不遠萬里尋找父兄。並在戰鬥過程中，與哥哥逐漸找到了只屬於手足間的默契與親近。影片最後，弟弟終於明白在夢境中伸手拉他的人正是哥哥，那是只屬於兄長的感覺、只屬於兄長的角色。但無情的結局最終讓弟弟死去，哥哥得以存活並見到失散多年的母親，解開了心結，也聽從弟弟生前的勸告自首歸案。親情的傷痕在多年以後終於得以修復，但代價卻是弟弟與父親的死亡。親情重圓，親人竟難以復聚。故事有收場，卻令觀眾唏噓。影片中夢境多次閃回，雖起初略顯唐突，然而慢慢有了反覆疊加的效果，如一段旋律在詠嘆。最

後，完整夢境呈現，謎底揭開，兄弟情竟始終沉潛湧動，在彼此心底從未離去。情感在鏡頭順手部上移、夢境圓全的一刻，終於和被救的弟弟一起浮出水面，那場景着實震撼而感人。

影片結尾出現了全家人多年前的生活場景。他們圍在桌邊吃家常飯，過着家常的日子，雖平實，卻溫暖。如今經歷數十載的變遷，親人終復聚，親情終被重新尋回。雖然家庭並不完整，但親情已經重圓；雖然歷經創傷，但情感依舊溫熱，仍能撫慰人心。林導演是明智的，如果只拼投資與場面，那麼先拋開內容空洞不談，在超級大片層出不窮的今天，要想突出重圍何其艱難。看慣了美國大製作的觀眾眼界甚高，本土電影自然無法滿足他們對於特效場景的期待，最終使影片落入花錢不討好的境地。而惟有情感才是難於複製、難於用金錢換得的靈丹妙藥，具有點化功效。震撼的感受只有一種，而感動的感覺有千百類。在比場面力有不逮之時，還可以拼感情。感情更有觸動心靈的力量。

當然，雖特效未必能媲美美國大片，但《逆戰》中的動作場景還是頗有值得稱道之處。比如在車站的追逐戲，雖然人數不多，也僅有一次小小的爆破，但卻使觀眾聚精會神，情緒高度緊張。精巧而有新意的動作設計與快速剪輯再加上演員利落的表演，使這場容易淪為平庸的追逐戲驚喜不斷。觀眾的心被緊緊繫住，產生出分分秒秒的緊迫感。在這一點上，影片可謂做得相當成功。

現在讓我們回到感情的話題。在警匪片領域，情感的灌注一直是劃分經典與平庸之作的標準之一，兄弟情則是此類影片慣用的情感表達類型。如吳宇森的經典之作《英雄本色》，暴力美學固然是吳導的特色，但真正打動觀眾的還是小馬哥的兄弟情誼以及影片的悲情結尾。當小馬哥拽着宋督察的衣服，叫嚷着讓他原諒自己的哥哥時，當小馬哥喊出「做兄弟的」即身中子彈之際，影片達到了高潮，觀眾也再難將這部影片、這個場景從記憶中抹去。與其說是動作場面，不如說是情感使它成為影史上永恆的經典。對於好的警匪電影而言，槍戰與正邪陣營只是提供了一個戲劇背景，來讓身處其中的角色演繹人性的酣暢淋漓與波譎雲詭。對人性的探討與解讀，

是影片的着力點所在。

《逆戰》面世的一年之後——2013年，另一位警匪片導演陳木勝推出了新作《掃毒》。主角設定為三位情同手足的警察，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陳導之前的作品《男兒本色》（同樣是三位主角），觀眾也很容易猜想影片講述三兄弟同仇敵愾的故事。但《掃毒》的情節發展有些出人意料。首先三兄弟性格不同，不是擰在一起的繩索，而是明顯不同的三個人物。其次，隨着劇情推進，因劉青雲飾演的天哥之選擇，其他二人一生一死，三兄弟就此分崩離析。再次，被眾人認為已死的張子偉竟幸免於難，五年後他們再聚首，然而三人已變為兩正一邪，且積在心中多年的恩怨終於爆發，產生激烈的戲劇衝突。最後，三兄弟終於撫平傷痛，重歸於好，再度聯手抗敵。

影片劇情可謂一波三折，令人措手不及。有觀眾指出情節不夠真實，缺乏可信度，在身負槍傷掉進鱷魚潭的情形下，張子偉不可能存活。更有觀眾表示，影片前半段感覺很好，但五年後子偉的死而復生太不可信，其後的劇情也就缺乏了建構基礎。但筆者認為，電影這門藝術是搬演在銀幕上的戲劇，戲劇衝突是它的核心部份。即便某處情節不夠可信，但如果其所引發的戲劇衝突更為激烈，人性挖掘更為深入，影片也變得更為完整，則那就是不可缺少且至關重要的一筆。如果沒有子偉的死而復生，又怎麼會有三兄弟間激烈爆發的戲劇衝突？又怎麼引出其後冰釋前嫌的情誼刻畫？所以影片並不因這戲劇性的一筆而前後矛盾，讓人錯愕，而恰恰因此而完整、而豐滿。導演不滿足於拍攝單一的同仇敵愾的故事，而是像西方古典戲劇一樣將隱含的衝突、各自的考慮全都釋放、暴露出來，再於爆發過後繼之以感人的化解與原諒。這樣，三人間的兄弟之情非但沒有減弱，反而得到了昇華，角色變得立體，情感也豐沛起來。影片作為一齣銀幕戲劇便獲得了成功。

情感是《掃毒》的動人之處，除此以外，導演更加入了情懷。電影中的情懷表現除了可以營造年代感、製造氛圍之外，還是主題的概括與提煉。在本片中，導演選用了一種簡單高效的方式來演繹，就是用經典老歌貫穿始終。於是，《誓要入刀山》這首歌便多次出

現，於關鍵節點上發揮作用。

因時長所限，影片沒有鋪陳三兄弟昔日年少時的故事。但在一段對話中，他們追憶往事，講述舊情。電台播放當年子偉最喜歡的歌，他便即興演繹。那些逝去的時光，未曾展現的歲月，彷彿都凝在歌曲裏。許多故事沒有展開，但也無需展開。一首歌曲可以穿過多年，填補歲月的溝壑。敘述的缺少，可由它來補足，並起到舉重若輕的效果。五年後，三人再度會面之際，張子偉已變正為邪，成為反派手下。留起鬍鬚，也改換了眼神。他叫囂一定要將毒梟仇人置於死地，對毒梟（也是其岳父）忠心耿耿。當他轉身背對觀眾，也背對另外兄弟二人的時候，唱起了這首歌。聲音有一種狂，也有一種陰暗與決絕。氣氛在此刻被提煉為歌聲，竟使人聽得心中滿懷悵然。過去已經過去，永不回來。此刻的世界如此決絕，舊貌換了新顏。曾經的歌曲，變成現世的嘲諷。張子偉的身影遠去，觀者心中只剩淒涼。

在影片最後，三兄弟深入虎穴、聯手抗敵，歌曲又再度響起。不過此次不是由角色唱出，也不是原版演繹，而是由 Rubberband 作全新的詮釋。電影結尾是很值得稱道的。三位主角坐在紫色調的房間內，鎮定等待敵人的來襲。談笑自若中，兄弟情已然凝聚。隨着張子偉一聲「開球」，所有的瀟灑都融進這乾脆利落的短句裏。歌曲應時傳來：「誓要去，入刀山。豪氣壯，過千關」。搖滾的節奏、鮮明的旋律與振奮人心的歌詞，配以主演利落的動作、如舞步般富於美感的動作設計，真的形成了出眾的藝術效果，美輪美奐又節奏分明。這場以少勝多的室內動作戲既是一次對以往經典的完美致敬，也是一次新經典的誕生。情懷與美感在此處得到了很好的宣洩與展現，使精彩的影片有了出眾的結局。情節的合理與否變得不再重要，情懷與氛圍已將觀眾包圍。

本文論述的這三部香港警匪電影可算是近年來的光影佳作。此類型雖看似發展已久、難有創新，但短短幾年間竟佳作迭出，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可見電影類型雖然固定，但創意永遠不老。刺激也許易得，但震撼難得，即使對重視場面的警匪片而言，情感與情

懷仍是影片成功的不二法門。在當下層出不窮的電影作品中，無論是影評人還是普通觀眾，無時無刻不在渴望着精品。令人欣慰的是，精品確實會有，它們每每令人驚喜的出現，陪伴着一代代大銀幕前的翹望人。

得獎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得到文學類的獎項，要感謝評審及主辦方的支持。文化評論類的文章，我平時所作不多。這次因為觀影有感，便試着將三部影片聯繫起來，聊抒感受。整篇文章抒發了一己的真實想法，但我深知仍有不足之處。日後我要堅持對於電影等現今文化產品的思索。所謂堅持創作，第一步就是堅持個人的思索。不吐不快之時，把筆為文，也就有了文章。這次還參加了其他組別的比赛，惜未有斬獲，願以後能多閱讀，勤練筆，在多種文類的創作方面都能有所長進。再次感謝主辦方和評審老師們。



評審意見

季進教授

論文比較分析了《綫人》、《逆戰》和《掃毒》三部香港最新的警匪片，通過細膩的文本的解讀，緊緊抓住影片的情感處理，呈現了三部影片各自在藝術上的新突破以及對於香港警匪片這種類型片發展的可能性。

論文思路清晰，表達流暢，頗有新見，顯示了作者較好的文本解讀能力。若能在此基礎上，將三部作品置於整個香港警匪片發展的背景下加以闡述，會大大增強論述的深度。

許子東教授

文風樸實，評審乃主要側重故事情節，言之有理。

